

亥22

4-141

校精  
張氏醫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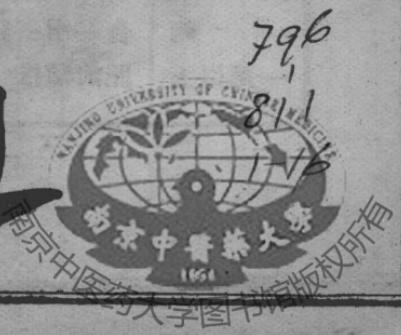
出版 上海錦章書局



長洲石頑張璐玉父纂述

精校  
張氏醫通

上海  
錦章書局出版



進醫通疏

江南蘇州府長洲縣監生臣張以柔謹

奏為恭進臣父遺書事臣伏見

皇上文教覃敷

六龍南幸。山陬海澨之人所獻家藏書籍。盡家

宸鑒。臣故父臣張璐自幼讀書。旁通醫術。年逾八十。纂述成書。所有醫通一十六卷。本經達原四卷。詳宗三昧一卷。

續論緒論四卷。俱經刊板行世。伏念

聖朝采訪遺書。自天文地理。下逮百家雜技。無不悉備。臣父著書四種。運精竭力。久而獲成。幸遇

皇仁廣育。壽域同登。臣以柔拜舞道旁。恭

呈

聖覽。乞

勅史館采擇。或行醫院重勘。臣父子銜

恩鍾骨臣無任激切之至。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 日進

呈奉

旨交與御前儒醫張叡查看。於四十七年閏三月二十六日具摺覆

奏云。此書各卷全是原于內經。可比證治准繩。奉

旨是即發裕德堂另為裝訂備覽欽此。

序

醫書通者。長洲張君路玉所撰。古之言醫者。或論病體。或論藥性。或論治法。各有所主。又其為說。諸家各殊。互相牴  
擊。雖歷代所稱名家聖手。恒不能一也。至於近世不學之徒。恆思著述。以眩一時。敗後世。醫書愈多。醫學愈晦矣。君  
於是考之古。驗之今。凡古人不能相一者。皆薈萃折衷之。使讀者犁然有會於中。可謂用心切而為力勤也。君之書  
既行於世十餘年矣。歲在乙酉。

天子南巡至吳。君家以其書獻。深當  
上意。尋

命醫院校勘。置之

南薰殿。君雖沒。而書之流布日遠。述國史藝文志者。庶列之名家聖手之間乎。昔余先少保。嘗以醫起家。太醫院傳  
而太傅文恪公。始大其門。醫故吾家故業也。先少保。擬立命元圭一編。兵後遺失。序君之書。於是乎有感。

康熙四十八年春正月。南書房舊史官秀水朱彝尊序。



约大学图书馆

敘

嘗讀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以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色五氣五聲視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而識醫之職。隸諸天官。故其學子是乎。然後世國無耑職家。無耑學岐伯巫彭之教。久失其真。其書雖傳。皆為後人附託。准漢張仲景傷寒論一書。為千百年不祧之祖。特其章句篇帙。不無散失。自王氏成氏相起。而漫次其文。因文作註。其間顛倒博會。而仲景之意一晦。遂奉議作活人書。叔微編百證歌。模糊隱括。而仲景之意再晦。即全生蘊要。準繩等書。學者咸奉為指南。究未能推衍其奧。而仲景之意終晦于天下。近吾友喻嘉言氏。慨眾喙之文辭間。正傳之樞蕪。取方中行條辨。重加辨釋。作為尚論。庶幾仲景之意。較若列眉。始卒晦者。之不終晦也。甲辰秋。余年家張子路玉過。裏東携所著續緒二論示余。大要本仲景之書。別為次第。合古今百家之言。嚴精採擇。出其心裁。輯以證治。非獨章句篇帙之有倫。而仲景千百年終晦之意。益彰明較著。無毫髮遺憾矣。余初讀之。躍然喜。輾轉讀之。忽戚然。而悲。悲嘉言遽沒。不得一見其書。而與張子上下其論。相說以解也。昔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胤宗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今張子以三十年之學力。著書數十萬言。雖曠世而相感。殆如岐伯巫彭。羣聚有熊之庭。共開濟世生民之統。而豈周官疾醫之耑守一職也耶。張子將付剞劂。嘉惠後學。余漫書數言。弁其首。

康熙乙巳春王要東年家弟胡周鼎題

凡人之生根太極。含陰陽錯綜五行十干十二支之用。窮通強弱死生壽夭。萬有千變。不可數紀。有聖人焉。為之醫藥。以調其血氣而和其性。不致疾病災屬。以枉其天年。其德與天地參。要非通乎閻關。晝夜寒暑。富貴貧賤。出入。喜怒哀樂。之節。沉潛貫徹。同生殺之機。於呼吸而默為轉移。不能行其仁術也。史所稱扁鵲。淳于意。華佗之屬。診治奇妙。要皆辨色察脈。隨事觸物。肌理骨髓。動中窺察。不拘一方。不執一說。惟其旁通而已矣。先伯父石頤先生。少而穎悟。博貫儒業。棄絕科舉。息居名山。專心醫藥之書。自黃岐訖近代方法。無不搜覽。金石鳥獸草木。一切必辨。其實。溢思忘言。終日不寢食。求析其終始。及其得心應手。起如發機。可以旋坤乾而効仁。知診一病。投一藥。參酌古今。斷以己意。靡不奇驗。居輒籍記。年既耄彙而刻之。名曰醫通。大受伏讀。深惟知其功效多。而非小道。以為況也。聖人治天下。國患圭璧。弁冕。東游。弓矢。刀劍。皆有所利用。偏而不當。其禍忽焉。醫者。陳百藥。將以生人。而取舍損益。先後毫釐。俄頃機。若轉圜璧。譬如操舟行江河。遇風濤。開頭振舵。存亡胥瞬之間。變而通之。其神也哉。其聖也已。古人之方。宜編輯。而有時旁參反觀。以制用也。萬物之味。由天成。而有時生剋互用。水火間行。其利溥也。一身之病。而朝暮變易。不可拘也。兩人病同。而肥瘠躁緩。乘其形性。乃有濟也。或急攻之。則病除。而或勿藥亦愈也。或信宿而瘳。或經久服之。有益也。遠或千里。重以千金。必致其物以救也。或一草木之滋。而膏肓遂拔也。天生人不能無疾病。授其權於醫藥。自非察於形色之表。灼知三才萬物之情理。其何以施舉手之力。扶其危拯其顛仆。各熙熙於出作入息之間。德與天地參。而恩與父母均乎。去疾如剗。敵營壘。旗幟。戈矛火石。無不整暇。伺敵之隙而乘之。鼓聲所向。輒如冰消。運用之妙。一心主之。況其成法。鮮有不敗奉是畫者。以口誦以指畫。以神解。通其通。是為能通醫。豈小道也哉。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仲冬月朔。姪大受拜序。

序

醫何昉乎。古之聖人如神農黃帝。首先創制。為功萬世。下逮三代秦漢唐宋金元。莫不代有名醫。照耀紀載。周禮一書。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為之。不輕命人。以是知百家技藝皆聖人之所創立。良生之不可一日無者。而醫尤甚。其參贊化育之功。幾欲中分吾儒之權。蓋本以精於藝。而因以達於德。所謂由委而溯源也。昔孔子有味南人之言。而嘆醫之不可無恆也。夫此心惺惺常存。無時不然。無時不恆矣。雖然。雷風天下之至變。聖人以之象恆者。何故。蓋萬古此雷風即萬古此恆。觀恆者自萬古觀。非自一日觀。聖人之久於道也。豈其勝固而靡所變通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此聖人之恆也。噫。如此斯如醫矣。丹溪不云乎。古方新病。安有能相倣者。況是且殺人。余謂醫之有譜。猶笄之有譜。師心者屢譜。拘方者況譜。其失則均。假令劉張李朱同處一堂之上。其論不能皆合。其方不無小異。要其有濟於人則一也。家昆路王氏。昆之望族。故明廉憲少峰公之孫光祿烈愍公嫡姪。賦性磊落。不事章句。勵志岐黃。遂擅一時。六十年來。專心性命之學。不可謂之無恆矣。歷年博採古人方論。汰粗存精。斂繁歸約。不忍獨祕梓而行之。將以教天下者。教萬世焉。世之師心者。讀是書可以不煩思索。而坐得其標本緩急。之理。世之拘方者。讀是書。且將樂乎其新忘乎其故。漸漬其中。而不自覺也。豈不為有功於後學。與昔應劭采典藝。以正風俗之非。今家昆體經論以正通俗之異。非謂道在是而通俗可正也。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醫之道在乎達權通變。變通之象恆。顯見於雷風。吾文以是昉之。通之之義。得無有取於是耶。

康熙癸酉端午後三日晉江弟汝瑚拜書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之興廢。靡不由風俗之變通。非達道人不能達權通變。以挽風俗之墮弊也。今大醫道之變。至再至三。實特一而已哉。余生萬厯丁巳於時風俗雖漓古道未泯業是道者各擅專科。未嘗混廁而治也。甲申世變製庶奔亡流離困苦中病不擇醫醫隨應請道之一變自此而始。當是時也。煢煢孑遺。託迹靈威丈人之故墟。賴有醫藥種樹之書。消磨歲月因循十有餘載。身同匏繫聊以著書自娛。歲己亥賦歸故園篤守輯得方書一通。因名醫歸。大都胞合准繩其間彙集往古傳習諸篇。多有不能暢發其義者。次第以近代名言易之。草創甫成。同人遠予授梓。自揣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行問世。頗蒙宇內領之。壬寅已來儒林上達。每多降志於醫。醫林好尚之士日漸聲氣交通。使得名譟一時。於是醫風大振。比戶皆醫。此道之三變也。嗟予固陋。不能與世推移。應機接物而外。時與先聖晤對一堂。無異手提面命。遞年已來。顚禿半牀。稿凡十易。惜乎數奇。不偶量因。趣赴孝伯耿公之招攜。至雲川公署失去目科。一門先是內姪顧惠吉。持去痘疹一冊。久假不歸。竟成烏有。知機不偶。已將殘編置之高閣。無復行世之心矣。近聞懸壺之士。與垂簾之侶。互參恒德之術。聖門之教無違。炎黃之德不顯。道之三變匪特自今。吾於志學之年。留心是道。迄今桑榆入望。歷世頗多。每思物壯則老。時盛必衰。欲挽風俗之墮弊。寧辭筆削之罪。知因是仍將宿昔所述之言。從頭檢點。爰命倬兒補輯目科治例。柔兒參入痘疹心傳。足成全編。易以通名標諸載額。書未竟。適逢客至。隨手開函而語予曰。在昔韓氏醫通名世已久。今子亦以是名。得無名實相混之慮乎。予謂不然。吾聞元氏集名長慶。白氏之集亦名長慶。二集並驅後世。未嘗因名混實。莫必拘拘於是耶。客莞爾而退。遂以醫通定名。迨夫三變之術。法外之法。非可言語形容也。

康熙乙亥季夏石頑張璐時年七十有九

一醫學自軒岐仲景一脈相承而近世名家視素問為迂遠不切傷寒論謂古法不可以治今病。至於靈樞金匱等其書而未聞也。是編首列靈素病機次則金匱治例以冠諸論第文辭質奧非膚淺輩可知故詳加釋義以明其旨。獨不及傷寒論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梓行世故也。

一藝術之學惟醫林最繁汗牛充棟莫可名喻然靈素金匱而外求其理明辭暢如王安道趙嗣真趙養葵張景岳喻嘉言者指多屈即歷代名醫造藝各有所長文理不能兼善故選擇方論如披沙揀金况多支辭複義彼此互引不得不稍為筆削其文氣有不續處略加片語以貫之辭義有不達處聊易數字以暢之一切晦滯難明者雖出名賢概置不錄。

一各證治例類次系諸論之後皆從古相承未能逐一辨其出自某某有例雖明確而治未允當者或經治驗或加體會易以對證方藥非故為舉措變亂成則也然亦不過如匠氏之繩墨又必臨病審察隨其所稟之偏勝形志之苦樂而為處方所以一例後有主二三方者如金匱例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木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所謂醫不執方合宜而用者其斯之謂歟。

一古今治按如儒者之歷科程文而諸家所輯方書都未之及且從古立言止就一端而論人之所患都兼并不一非詳究古人治驗不能識治法之奧故於諸按中擇其可以為法者附列論例之末非若類按之泛引稗官野史以混耳目。

一論中所用諸方祖方各歸其源專方各隸本門更有不專一門不歸一源之方曾採用於前者已後但著見於某門不復疊載祖方則循序貫列令知某湯中加某藥即為某方治某病究其出入增減之意便獲古人用藥心法蓋臨病製方原非作意師古即如善於弈者下手輒成譜勢與醫者之投劑不殊然古方中有極峻屬極遲烈難於輕試者有順逆反正配合寒熱補瀉互用深奧難明其理者有故用相反之性激其成功者有奇兵暫用隨手轉闕者各於方後發明其義則極峻屬極奇奧諸方皆為常勝之師庶學者胸中不膠執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說

斯不愧乎大方。洵非專守藥性用藥者可同日而語也。間有古方因病雜合，而製難於取法者，稍為更易，以合本條治例。方下標名改定，不敢混廁以訛先哲也。

一。是編證類次第悉如準繩而所輯方論更迭出入肇是甲申迄今癸酉歲逾五年稿凡十易較成一十六卷而時選不欲太繁。繁則郢書燕說讀者愈滋其惑又不能太簡。簡則井蛙鼃鼠臨證罔知所措務在廣搜歷覽由博反約千古名賢玉論統敘一堂八方風氣之疾彙通一脈俾後世修性命之學者昭然共由而趨世焉名者歧路攸分請毋事此



張氏醫通引用書目

靈樞經

黃帝素問

尹伊湯液

難經

倉公醫按

古今錄驗方

崔氏方

近效方

傷寒論

金匱要略

中藏經

王氏脈經

甲乙經

肘後方

深師方

徐之才方

日華本草經方

陶氏本草經義

巢氏病源

全氏內經訓解

千金方

聖惠方

王太僕內經註

許叔微本事方

瘟疫論

千金翼

錢氏小兒方論

許弘內臺方

朱奉議活人書

聖濟總錄

許弘內臺方

劉河間六書

和劑局方

易簡方

孫兆口訣

三因方論

仁齋直指

陳氏小兒方論

聞人規痘疹論

東垣十書

明理論

潔古要略

潔古家珍

靈岐家祕

製藥秘旨

儒門事親

衛生寶鑑

丹溪心法

格致餘論

局方發揮

脈因正治

倪維德龍木論

黃安道讀宣明論說

趙以德金匱衍義

丹溪或問

倪維德龍木論

原機啟微

銀海精微

戴起宗脈訣刊誤

醫宗統旨

醫學會編

邵元偉醫學綱目

滑伯仁內經註

難經本義

診家樞要

戴元禮證治要訣

金匱勾玄

盛啟東醫林黃治

劉宗厚玉機微義

趙氏醫貫

孫一奎赤水玄珠

馬玄臺素問註

薛氏十六種

吳鶴臯素問註

醫方考

王節齋明醫雜註

明醫二註

王肯堂證治準繩

李瀟湖本草綱目

繆仲淳本草經疏



張氏醫通

廣筆記

痘治理辨

痘疹青囊

痘疹玉髓

痘疹全書

鄭蘆庵萬金方

黃五芝痘疹正傳

景岳全書

張三錫醫學六要

喻嘉言醫門法律

程雲來金匱直解

李修之證治彙補

虞天民醫學正傳

方約之心法附錄

汪石山醫按

魏桂岩博愛心鑑

朱濟川傳心錄

翁仲仁金鏡錄

痘疹心要

痘疹玄機

黃五芝痘疹正傳

唐怒齋原病集

八陣圖

鄭蘆庵萬金方

明醫類按

陳實功外科正宗

周慎齋三書

修行大集經

吳又可溫疫論

董養晦五法

雲笈七簽

周慎齋三書

慎柔五書

周慎齋三書

仲景脈法解

李士材頤生微論

梁仁甫國醫宗旨

劉默生治驗

周季芝女科方論

盧不遠醫種

張隱庵金匱註

陸麗京醫林新論

中華書局影印

王東臯握靈本草

南京中華書局影印



石頑老人醫門十戒

軒轅氏以治兵之餘治病。於是醫字下筆從醫。國語之兵不解醫。本此中藏矢史內攻藏府之疾。與用兵不異。其下從酉。迺古酒字。從古服藥多以酒助也。後世不解從酉之故。易之以巫。緣十三科中原有祝由之說。所以鄉村之病。輒專事於禱。即或不靈。可無毒藥傷生之咎。因推醫字之義。爰述醫戒數端。敢祈同志逐一揆諸。

薰猶時習戒

館師無坐板氣。地師無流藝氣。禪師無杖拂氣。煉師無丹汞氣。醫師無方術氣。方是白描畫手。本分師家。但負青囊之術者。非廣通聲氣。無以邀舉世之重名。非交通吏胥。無人履當事之戶庭。非心通口者。無以占利數之要津。非門通車馬。無以致里巷之服膺。非堂通旌額。無以表品望之日新。苟非五通神應。不足以趨行道之捷徑也。准端直目矢之上。不能通俗隨宜。聽諸自然而已。

恃才妄作戒

自古存心醫道者。非聖賢士師。即神仙高隱。未嘗一一垂之國史。太史公特取扁鵲。倉公。隸之列傳。非無深意存焉。因思扁鵲術隨時尚。以伎見殃。倉公匿跡自隱。以怨受侮。斯非恃才妄作之過歟。况無扁倉之才。而自負非常。得無前車之鑒乎。

任性偏執戒

人之病。病於輕藥。醫之病。病於偏執。良由世人不悟。未達不敢嘗之旨。而不安於命者多矣。夫醫之任。在乎補偏救弊。故專取偏性之藥。以治偏旺之氣。而時下名流。各執一己之見。壺冰斛火。信手妄施。是則偏之為害。而道之所以不齊也。吾願大地羣生。確守有病不治。當得中醫之戒。雖偏執之醫。何所施其伎俩哉。

同流合污戒

醫貴流俗而惡執著。其得心應手之機用。與手談無異。故精於弈者。稱為國手。而醫亦有國手之稱也。奕具戰守之道。一子之得失。全局攸關。醫秉安危之機。一藥之亂。投殺活所係。雖日親時輩。自務以為難羣之鶴者。猶夫奕師之隨方應請。縱得其采。而心手日卑。索索無深思昏昏有俗情。亦何取於是而甘隨碌碌耶。

因名誤實戒

醫師臨病必先定名而後議治庶無自欺欺人之弊。今之方家一見發熱便以傷寒目之一槩禁其飲食而與通會發散消導之藥。曷知傷寒之有礙於食者。惟寒傷營。營衛俱傷二證其風傷衛中絕無禁食之例。反有啜熱稀粥以助藥力之說。而寒傷營之尺中微遲不勝峻汗者假取膠鴨棗橘之甘入於桂枝湯內小建其中而和其外。此即熱稀粥之變法。過太陽病下手工夫。正傷寒分經辨治之的旨。嚴冬亦不多見。近來諸家泛指雜病為四時傷寒。不辨伏氣時氣混以風藥投之是洪爐之鼓以橐籥也。况乎內傷兼挾虛風津氣多因汗奪不得漿粥入胃將何收攝虛陽。且有客邪誤藥成虛例行清肺止血不至割盡虛陽悉從火化不已醫之誤人莫此為甚。故不力陳以破世之迷而不悟者。

師事異端戒

邪說詖行。端人所恥然丈人筆機所至時或及之。嘗觀藝林所載幻術類居多。如視膏肓而知疾不可為飲上池而見五藏癥結縱涉誕妄無非播揚若人術業之神。非若縛芻為人以療鬼魅壘示術以惑人種種狐媚雖蒙昧之流莫不知其為詭也。况有冬月榆木而受暑氣之說。無乃感人太甚乎。暑本無形之氣既能伏藏木僵經冬不散服之禦寒不必復被重裘矣。而好竊唾餘者每常效尤以為默契古人心印適足為明道者捧腹耳。

貴賤混治戒

醫有膏粱藜藿之不同原其傳派多門趣尚不類難與並為優劣擅膏梁之術者專一附桂名世得藜藿之情者無非枳橘見長第膏梁之治多難愈以其豢養柔脆疾涎膠固乎上精神凋喪乎下即有客邪非參無以助諸藥之力藜藿之患都易除以其具體堅韌表邪可以恣發裏邪可以峻攻縱有勞傷一求足以資百補之功設貴介而延未達之醫醫氣先餒貧薄而邀貴遊之治治必轉危總由平昔習氣使然諒不能曲突徙薪以圖僥倖也。

貧富易心戒

常思越人六不治中有輕身重財一說此病者自忽其軀耳吾何為不治哉夫人之鄙嗇天性也若以其鄙嗇而擯棄之則貧賤之疾痛槩可置之不問耶司軒岐之業者既以利濟為任豈宜貿利為心即食力之輩執敬雖微然須

念其措置之艱。當為極力圖治。切不可因其並而不納。之是拒其後來之念也。惟素封之家。故示非禮可不為之自慎歟。

乘危苟取戒

苟取已屬非義。乘危尤為禍樞。縱其補天浴日之功。一有此疵。則掩其善而為不善矣。每見事非意料。莫不由此以行。是不得不假借吹噓之力。蓋緣巨室之疾。未必專任一醫。多有諸治。固効下及其餘。然須察其勢。不可為者。緩言以辭之。其生氣未艾。可與挽回者。慎勿先看從前之方。議其所用之藥。未免妨此礙彼。反多一番顧慮之心矣。當此危疑之際。切須明喻死中求活之理。庶幾前後諸醫。各無忘尤。且有彙集諸方議治。祇宜隨衆處方。不可特出己見。而為擔當。苟非惑其貪餉。得脫且脫。世未有日厯數醫。而可保全者。於是無稽之口。隨處交傳。同人相向。往往論及。雖曰出之無心。安得謂之無過。多言多敗。金人首戒慎之慎之。

詆毀同道戒

## 新秤藥量表

本書所載用藥量均爲老秤。現在藥店均用新秤，但以市新秤合老秤一兩，應升爲一兩一錢七分三厘。因老秤八錢五分二厘半即市秤一兩。恐閱者誤會，故將新老比較表附列如下：

老 秤	新 秤
五 分	合五分八厘強可用六分
一 錢	合一錢一分七厘強可用一錢二分
一錢五分	合一錢七分五厘強可用一錢八分
二 錢	合二錢三分四厘強可用二錢四分
二錢五分	合二錢九分三厘強可用三錢
三 錢	合三錢五分一厘強可用三錢五分
四 錢	合四錢六分九厘強可用四錢七分
五 錢	合五錢八分六厘強可用六錢
六 錢	合七錢零三厘強可用七錢
七 錢	合八錢二分強可用八錢二分
八 錢	合九錢三分八厘強可用九錢五分
九 錢	合一兩零五分五厘強可用一兩零五分
一 兩	合一兩一錢七分三厘可用一兩二錢
一兩以上	照前類推

